

正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一卷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委巷叢談

宋時臨安三學之橫益于景定淳祐之間凡其所欲
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必使去其權乃與人
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為論動以坑儒惡
聲加之君相略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納賂
豪奪庇奸動搖國法作為無名之謗扣闕上書經
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
所赴愬雖京尹不敢過問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

西漢書卷三十三
大全不卹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
爲敵重修丙辰監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
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
罪而去磨去大猷題名之石以爲敗羣之罰自此
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
遂以術籠絡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膳田種種
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
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似道薨君去國則上書贊
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
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

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
懲蒿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鑒大全之
無能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據其平日之賊決
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大過
人者

宋時臨安太學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
當國朝議以遊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
輊人甚者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關攬黜陟之權或
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浸壞遂行
下各州自試于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

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
語微失于是大闕肆罵時趙京尹與憲委官調停
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上著一
半取遊士于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
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遊學之士不知臨安
府憑何指揮復收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
牒俾遊士限日出齋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
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于
國遽懼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宗祖之
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蓋亦

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
釐爲四學彋彋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
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
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
緘終盡打于一網不任其咎移過于君是誠何心
空人之國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
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
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已而有耻苟爲溫飽
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
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

西漢志餘卷三十一
三
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
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詩
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與一笑出門
天萬里檐頭猶有斥姦書又詩云鄭五不去國金
陵深誤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
非干比黨分歸歟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詩云上
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
斜龍鍾老栢休槎牙嗚呼世事如絲麻食肉者口
徒咿哇鬼域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
將紹秦德邪淳祐凌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

時有引喙鳴靈鴉失脚奇禍遭羅罝屋山草木枯
無花奄奄山鬼相揄挪我今束書歸山涯不憚一
去憮國家于是京尹待罪兩校官各降一資而陳
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
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閩至以游士欲
渡淮投北虜以脇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
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已未吳丞相潛再登
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炯以參
樞輪筆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
於是漸復雲集矣

西海志卷之三
四
大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
鯁亮也其時齋舍質素器止陶瓦棟宇無飾國有
大事謹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
不能攻公是公非偉節相掎自嘉定以後習尚華
靡亭榭簾幕朱碧焜煌妓飲酣沉黃白鎔落權門
要路陽爲矯激陰則附麗而徒以捷吻劇舌雌黃
國是去古語遠矣

宋制車駕饗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
前迎駕臨安府有人作十七字詩譏之曰駕幸景
靈宮諸生盞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蓋譏其幞頭

襴服歲糜廩祿不得出身年年迎駕耳

行在太學造工之初鳴鼓集飯有劉耆者山東來目
雙瞽善聽聲過之問曰此何地適聞鼓聲官氣甚
旺旁人以建大學語之耆曰若如此則不出宰相
永無火災所以自中興以來六七十載絕無鬱攸
之驚而未聞有爰立者嘉泰中高文虎爲祭酒欲
爲陳自強之奉途謂鼓敝請更鞞之未幾自強正
拜途以爲更鞞堂鼓而自強破揆席之荒也名其
鞞鼓之所曰鞞鼓橋且諷齋生建登槐之亭于舊
所肄業齋之前及韓平原敗而自強盞削在身官

職竄死嶺表詔籍其家殆與庶民同是猶不出宰相也登槐之亭亦隨折毀

宋時太學各齋除夕必祭齋榜品用棗子荔枝蓼花取早離了之讖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繚代之謂之叨冒爵中有數鴨脚以酒沃之謂之僥倖遊湖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子瞻君復金坐謂之落蘇林此皆速化之心可發一笑

紹興間清漳楊汝南就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人以油沃其首驚寤輒不利如是者三乙丑歲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曉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

酒穀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爨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寢語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又廢矣同邸亦相與嘆詫為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則其名儼然中焉黜若有迹油漬其上蓋御史泣書以夜倉猝覆燈故爾宛陵吳勝之淳熙辛丑得雋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地名朱唐里之士夜

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返矣時吳有親垂白意其或泥於行也既而無他集賢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下曰唐虞始悟所夢二事絕相類要之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于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詎夢人以二椽貯六茄為醜惡之蓋杭人以茄為落蘇而應試者以落蘇為下第也惟徐揚夢入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揚問其狀曰視蝟蟬差小而比螃蟬為大揚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為必中黃

甲之埤洎榜出六人皆不利揚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赴漕司舉又詣寺祈夢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以來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為衆強之方詣筒下遇婦人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謂其貴家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誼所卜三籤果不吉餘或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榜至凡列三等已為中等第一人已而賀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還吳興待榜他日闕市聞呼于後曰奉賀

奉賀元特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見揭試
貼司榜內一人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譙責
之則又有言曰省榜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歸及
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如六一道士儼然其中周曰
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耶
去年君過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故來
賀以印吾術非有所求也遽辭去沉思其人乃開
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無一不合周果居中等雖
非首選而於吳興爲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談黃冠
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魄兆已先于旬月

之前人生萬事不妄矣乎

真德秀會試於行都祈夢于吳山梓潼廟題其鼓曰
大扣則大應小扣則小鳴我來一扣動五湖四海
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及第

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甫升舍選
而無名闕仍赴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
別頭愈增怏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畧
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賴字可押遂用爲末
句云他年蒙渥澤方王帶圍賴歸爲同舍道之皆
夫笑曰縹衫尚未能得着乃妄思繫玉乎已而中

選攀附史彌遠官至極品竟賜王馬遂成吉讖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錢爲考
官龔道出慈谿忽夢有人以盃湯飲之且作四字
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眈眈及入院發策第一道
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爲十四宗于是士子大闕徑
排試官房舍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
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
宜以策題第二道爲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于
直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幹出題踈脫以十三宗
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爲第一道

明年秋度宗賓天子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
名胡幼黃行都爲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路
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謝深甫台州人家本寒微父母皆春以食父之友某
招深甫教子一夕賓主對飲夜半酒渴無從得水
牕前有梨方熟遂登樹啖之羣犬環吠深甫不敢
下主人夢黑龍蟠樹上爲犬所吠驚覺開戶視之
見樹上有黑物訶問何人深甫曰我也逐犬深甫
下主人竒之遂妻以女深甫始不過讀兔園耳得

妻後始學作程文領鄉薦妻家亦貧但稍稍自給
深甫草履赴省宿于逆旅明發不類面而遁至曹
娥渡渡子必得若干乃載深甫予之錢少渡子不
肯曰不怕汝作轉運黥我深甫乃從他處渡至嵎
縣宿古廟中祝遇之厚文飲以酒深甫訝之祝曰
夜夢神告我明日當有宰相來宿必官人也深甫
焚香祝曰若威名當爲縣官使廟貌一新果登第
遂注嵎縣主簿修廟焉後爲浙漕至曹娥召渡子
謂曰今竟何如渡子伏地請罪深甫笑曰吾豈果
黥汝厚賜之使去曰台州秀才往來勿取渡錢也

咸淳戊辰興化李權舉進士唱名後乞以本身致仕
合得恩例盡以回贈父母上書異辭先聖及三魁
同舍出錢唐門脫綠袍挂門上泛舟而去時三魁
同舍皆送別權有詩云人言學古思入官我謂學
易而官難平生透出夢覺關本來面目只儒酸吾
親不待若爲歡不如歸去臥林間殿前三策罄思
肝多謝皇恩天地寬綠衫卸了白衣還扁舟飛過
子陵灘前修亦有通與搏聖世待之俱寬閑何物
种放大厚顏山鬼移文伐其奸此行無復出閩山
休音息影谷之盤今朝醺酒醉雲壇便向錢唐門

挂冠。又有詩云：有手須搴龍袞衣，有頭須叩九堦墀。有口須讀離騷詞，有腹須飽商山芝。有身不願挂綠皮，笑問此身欲何之。寶石山之巔，重湖水之湄。陶公云：樂夫天命復奚疑。

淳祐癸丑臨安試監補者，天下無慮數萬，踐死者十有七人。省試又死一人。當時有詩云：南省觀闈，闈闈一名補闈。又試萬人，英兩重門。闈如天險，十有七人倒地橫。誰設秦坑來貢院，枉教唐士夢登瀛。雲山萬里家何在，月白風清鬼哭聲。

三山蘇大章乙未魁南省，戊午就鄉舉。時試出忽夢

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言於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投牒於州，謂蘇與主司有私，若預薦當行駁於府帥。樞使葉翥叔羽喻之云：姑畱牒，俟折卷當為區處。既入院對號，至四十一卷，治經果符夢中語。未啓，頰異之。帥出士子牒示考官云：畱此一卷，不須折。俟填榜畢，却於待補經魁取一卷易之。眾以為然。榜畢取卷，則原封者却非蘇，而待補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乃不復再易。次年蘇遂登春榜第一。

紹興初有夢經德齋生為省元者時大學諸齋無經德之名至二十七年祭酒周綰請增三齋曰節情經德立禮至乾道聞何澹從經德齋冠南宮作詩云大學中興七十年續添經德夢先傳不才如我慚休應革故從新定勝前

三寶柱者色目人居杭州至治元年舉進士以才學知名雖湛酒酒色而練達吏事為浙省郎中大書四句於門屏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事論猶比干人易其意欲杜人請託也

元至正庚寅浙江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貢院

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軍卒因而喧哄考官遂以角端命賦題角端者似麒麟而角在鼻上先是元太祖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能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相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皇明洪武三年始定科舉之法三年一行尋以收羅未廣詔比歲一行八年罷科舉至十七年復詔三歲一行到今不改也嘗得徐一夔鄉試錄序云

皇上既平海內詔以科目取士尋以大比之期爲
稍稽滯而天下有遺材復命歲一舉行甚盛典也
三 荆省歲貢四十人洪武五年八月省臣合屬郡之
士二百餘人命老于文學之士如格試之而差次
其高下有司遵故事凡職掌之左選擇之法防閑
惟謹既撤棘得士如額以貢初科目之行上意
欲斥浮華以收寔效是以廷議稍變前代之制以
趨于古故義必以經論必以禮樂策必以時務夫
義以經則其言務奧雅以達性命道德之原論以
禮樂則其言務精覈以明文物度數之懿策以時

務則其言務切實酌古今明事變以適時之宜不
然玉卮無當亦奚益于用哉此 國家之良法矣
意而凡爲士子者之所當知也既竣事有司以其
程文鏤版以貽四方蓋將以上昭 國家興文之
盛而下以勵來者有所矜式云爾其送趙生序云
洪武五年秋八月浙省鄉貢既撤棘一榜爛然懸
于省門之上觀者榮之杭之士預貢者五其第三
人則錢唐趙惟一執中也初執中吏經于郡助教
何彥恭甫而何彥恭甫則吏經于前鄉貢進士徐
中先生捷吏有源委故其試于有司也卒以易冠

同經云執中將上春官予告之曰科目之設在隋唐者吾弗暇遠引宋以方州貢士謂之鄉貢元暨國朝以行省選貢士亦通謂之鄉貢杭爲方州時貢士之額自淳熙至景定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貢士之額僅二十八人是時杭之士不加少也三年或不能貢一人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其額增至四十人矣杭之士不加多也三年一貢有至六七人者猶慮未足以盡其材也後比年一貢焉執中蓋比年所貢士也元有科目名存而實不副如以二十八人之額而欲

收三十二郡之士幾何其不遺也方今天子更化鑒觀前代之失獨出睿算以爲宜近法宋首建科目以廣取士之塗詔書既下家有絃誦之聲人有青雲之志如杭之士預貢者無虛歲寧復有皓首窮經之嘆者哉杭爲東南都會人物最盛隋唐以來大率以科目得之而惟宋爲最吾試枚數宋以進士起家有譽于天下後世者爲子陳之政事則有若唐肅郎簡度詞章則有若錢易錢藻楊蟠文學則有若沈括沈晦洪咨夔論建則有若趙汝談汝讜李宗勉是數人者或揚聲郡國或致身館

殿或執政廟堂功名事業播之卿評傳之國史昭昭在人耳目今子幸生斯世又爲此邦之士去而拜官于朝固將如管人所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以揚芳邁烈媿美于前人矣豈徒要取名爵以爲鄉榮而已哉是邦人材之盛軼元而追宋于子之行卜之矣

杭州科第莫盛于洪武永樂間至弘治正德間而稍衰嘉靖已來始復舊貫仁和縣解元六人洪武十七年花綸二十三年王羽二十六年施誼二十九年姚震天順三年沈繼先嘉靖十年張濂會元一

人正德三年邵銳錢唐縣解元四人洪武三年俞友仁永樂十五年木訥景泰七年陳綱咸化十七年李旻狀元二人咸化二十一年李旻嘉靖十七年茅瓚仁和縣尚書二人江瀾由進士任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昭胡世寧由進士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端敏錢唐縣尚書五人胡禎由人才任刑部尚書方賓由貢生任兵部尚書柴車由舉人任兵部尚書徐琦由進士任南京兵部尚書諡貞襄洪鐘由進士任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諡襄惠其原籍錢唐者三人南京禮部尚書倪謙諡文僖吏部

尚書倪岳諡文毅兵部尚書苗衷諡文康
 俞友仁字文輔工詩書亦俊逸仕終學官王羽字儀
 之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官太常少卿乞歸
 改餘杭學教諭姚震字起東歷御史按察副使剛
 介有聞

洪武中仁和學生陳瑤勤敏有時譽憲官至學出對
 云筆底春風轉轉生瑤對曰絃間曉溜嘈嘈瀉又
 云輕搖紈扇清風透入人懷瑤對曰高捧玉盤明
 月飛來我手時庭下芭蕉開花命賦之瑤詩一聯
 云白藕作花還葉葉碧蜂生子自房房形容酷似

諸生皆袖手後以歲貢赴京除叙州邑簿竟以註
 誤謫苑嶺南

李子陽旻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將赴春闈友人
 鎖懋堅者送之賦正宮謁金門詞云人艤畫船馬
 鞍上錦鞵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
 盃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
 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鑿殿已而子陽果魁天
 下子陽明達史學嘗云莽操溫卓者皆篡弑賊也
 綱目於魏書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為莽
 者何實錄也何以謂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

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偃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美惡無一定之論將從何書書其國係之名爾此春秋據事直書例也其言甚有理

丁文煥隋者杭人幼業舉子入郡庠豪邁忤當道謫為掾史歷事太師英國公張輔後以年勞授蘇州司倉能詩善書蘇守楊貢甚愛之復以不阿強禦為守累罷官嘗有詠釘靴詩為人膾炙其頸縣云
行過落花香齒齒步回芳草軟埋頭又有輓太平侯張軌詩云大將星沉墜柳營貔貅百萬盡天聲

總戎不見旗常影扈蹕無聞鎧甲鳴麟閣畫圖遺
貌像龍章金券著功名管年翠幕勞青顧哀計驚
聞淚滿纓至咸化中卒於家

洪武中仁和郁魯珍以辟舉官陝西被罪居獨山不入城市竟以松石詩累被逮死獄中時瞿宗吉有
元宵詩一聯云三市華燈依舊好一天明月為誰
圓魯珍和云夜燈閒論誰家好春月初看此度圓
為眾推許蓋其時承元末之習縉紳能詩者多也
正統丁卯海寧張靖之赴省試其母夢老人持筆如
椽蘸毫天水缸書孫字於墻上崇廣專堵其年靖

之領薦兩試春官皆下第辛未靖之禱於京城隍廟夢登海塘前有大山老人指謂曰此崑崙山也驚寤取禹貢織皮崑崙崙崙研省紬繹因不復寐場中出題果織皮崑崙崙崙也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桐鄉楊青者席舍相近謂靖之曰六題皆得旨惟禹貢一題不能通靖之因爲開陳意義詮述註疏青遂登第名在第七錄其文一篇靖之竟下第甲戌始登第名亦在第七錄文一篇其年狀元乃孫賢也母氏之夢驗矣惟織皮之夢旣驗而虛若爲楊青設者然靖之名第事實一與青同鬼神之示人

顯而隱如此

張靖之爲禮科給事中一日暮歸更衣解下裳暗中右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梳上晶熒流落凡三四見舉家失色明日語王汝霖汝霖曰先君爲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綾裙中有之不足異也靖之因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悟所服下裳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也况歸時被酒體氣蒸鬱或以致火嘉靖十年寧波陳約之與予同爲祠曹一日暮歸梳髮火星自髮中出及解衣亦然想其時亦被酒蒸鬱而首爲陽宗髮復油膩熱氣融

結暴得舒解而途落歟

仁和張文衡銓戚化辛丑進士官刑部主事郎中鯁介不阿內臣以事來干者率執法不聽南宮白尚書委曲勸之亦不從也與丹山屠冢宰有葭葦之戚文衡絕不登門雖慶賀亦不往人有薦之者屠公曰吾家賀軸無張銓名是傲物也且聞其酷好大棋廢事文衡持介愈烈其妻糊紙錠以續食九年陞廣西叅議歿于水

丁肅愍公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時衣紅衣馳馬有隣長者呼其名爲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者驚異長補錢唐縣學生家有文文山像一幅懸置座側爲之贊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狗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臥不閤困于羈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萬古如畫非製畫新雨風雲
五湖漲龍谷而全湖此其
壽樂玉台宜地人而念湖
宋為天...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二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三卷

委巷叢談

錢唐田汝成輯撰

冷泉亭建于唐時至宋時郡守毛友者乃拆去之今
所建又不知起於何時也其自敘云管人加亭於
冷泉如明鏡中加繪畫山翠水光去者過半拂拭
蓄翳舊觀復還作詩云面山取勢俯山中亭外安
亭自蔽蒙眼界已通無碍物曾中陟覺有真空試
尋櫓響驚時變却聽猿啼與舊同萬事須臾成壞
裏我來閱世一初冬夫冷泉亭之景白樂天極其

褒頌而毛君以爲去之乃佳好尚不同有如此其
前宋時杭州城西隅多空地人蹟不到寶蓮山吳山萬
松嶺林木茂密間無民右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
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更無障礙自六蜚駐蹕日
益繁艷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有爲詩云一色
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其盛可想矣
宋時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
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陵倚復回風雨中光愈盛
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雷爭光閃爍此湖光
西也蘇子瞻湖中夜泛詩云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

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艷如半壁遊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
料得看到蒼龍西沒時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
角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菰
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
寺更待月黑看湖光湖光非鬼亦非僊風恬浪靜
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其曰
湖光豈即水燈之類歟

宋時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其一在孤山竹閣
三賢者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也其一在龍井壽

聖院三賢者趙閱道僧辯才蘇子瞻也寶慶間袁樵尹京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堤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趁酒錢

宋時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石及翁即席賦賀新郎詞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

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波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蓋天下事可知矣

癸辛雜識言宋時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武林舊事言杭諺有之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頭以三十萬家爲卒大約每十家吃搗搥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此二事較之今時亦不減也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高廟禮

徵同諸儒脩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
四鼓皦皦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
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殿畢
集諸儒諭之曰昨日好詩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
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
宰嘗自書門帖云一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
宗賜勅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
其家鐵券王像則在台州長房
兜羅絨者琉球日本諸國所貢也今杭州織造局工
作亦倣爲之外方罕觀高季迪謝友人惠兜羅絨

歌蠶工細擘冰蟬繭織得長衾謝縫剪蒙茸
不愁吹鋪壓高床夜香軟朔風入關凋白榆塞寒
此物時當須明燈熾炭夕宴罷薦寢宜共紅氍毹
海客揚帆遊萬里得自崑崙國中市歸來遺我見
遠情重似鴛鴦合懽綺詩人鶴骨欺霜稜曾追禁
署眠青綾自從身退得閒臥只處擁紙同山僧今
朝得此何竒絕展覆不憂兒踏裂便思清夢伴梅
花靜掩寒牕聽風雪越羅蜀錦安可常洞房姜女
謾熏香誰知一幅春雲暖即是溫柔堪老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周公謹借錢菊泉至天慶觀訪

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盤隱遊寶蓮山韓平原故園
山四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蘄
絕互相附麗有如玉色者既以爲環珥之類中有
石罅杳而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卽所謂閱古
泉也。罅傍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嶽道士邢令開錢
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鑿元書鐫之石上又南
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竒古不知何時爲
火所燬佛多殘缺又一洞甚竒山頂一大石墜下
傍有一石承之如匱釘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
鑿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字

水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
當深在水底數十丈深谷爲陵非寓言也其餘磴
道石池亭館遺址歷歷皆在雖草木殘毀殆盡而
巖石秀潤可觀大江橫陳于前時正見潮上如疋
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執政府在焉山頂更覺竒峭
必有可喜之壘者以足備不果往且聞近日多旃
往往白晝出沒不常途不能盡計此山之勝故書
以示好事者爲者觀此篇所序閱古泉諸勝與今
不同而一覽鑿書亦漫滅不可讀矣

周公謹齋

小野語辯韓侂胄犬吠村莊事乃太學生

以私心心而造謗爲之。又謂侂冑南園下有
蜀山山鳳沉香山高五丈立之凌風閣下今之慶樂
園園南園也視其沉香山乃枯枿耳遂賦詩云舊
事事安安尚尚可可尋尋斷碑閑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
樹樹常常日日人人疑疑走走水水沉沉子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
甚也殆此此意耳

理宗時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閩及權貴各獻添房之
物如珠領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天驥爲平江發
運使獨獻螺鈿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
錦袱百條實以芝楮百萬理宗爲之大喜

宋時龜溪李太卿之子娶韓平原之女奩其中有白
玉香獅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真奇翫也後聞
歸之福邸云

理宗朝張循王府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
薄韓蘄王府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鵝管其聲清
越皆希世之寶也二物云在北方軍中日得之蓋
宣和故物耳

錢武肅時有獻雲鸞水犀帶者武肅登碧波亭命許
彥方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元時宋故內有二石各高數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隱

起石上鐫刻金書曰南極呈禱其一有北斗七星
隱起色白刻云北斗降瑞

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靈壁石小峰長僅六寸高
半之玲瓏秀潤臥沙水道裙摺胡枹文皆具于山
峰之頂有白石筆山圓瑩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
於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雕琢之迹
錢唐聞人紹有一劍以十大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
釘皆截隱如枰星而劍鋒無損屈之如鈎縱之復
直非常鐵也

宋時杭城以膺月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着
綠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
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來故曰萬回今其祀絕矣
獨有所謂草野三郎宋九六相公張六五相公不
知何等神杭人無不祀之惑世甚矣

姪祐者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
金坤亦爲金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金脫
二點故姪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姪復爲臆
說諸生以誠告姪取官本視之果金也遂升堂自
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元大德十一年杭州大飢官設粥僊林寺中飢民殍

示死不爲衰止何長者敬德以施捨賑之爲事乃請
好善而有財智者五七人卽菩提寺作粥夜寘大
甕中明日飢民以至先後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
道上相向坐虛其前以行粥用二人舁一人執杓
以注器中食畢以次去日施粥米七八石至十石
始六月至八月凡七十日飢民無死者石塘胡先
生長孺云往歲湖州作糜食飢人糜脫釜猶沸湧
器中人急得食食已輒什死百步間長者夜作粥
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

張叔夏過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古木迷鴉虛堂

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牕酸風掃盡芳塵
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
魂不到花深吹蕭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樹裏
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
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夫
花石之盛莫盛于唐之李贊皇讀平泉莊記則見
之矣而宋之艮岳崇麗邁前至南渡愈盛而臨安
園圃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余爲童子時見所謂
慶樂園其峰磴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爲有
力者移去

鎖懋堅西域人扈宋南渡遂爲杭人代有詩名懋堅
尤善吟寫咸化間遊苕城朱文理座間索賦其家
假山懋堅賦沉醉東風一闕云風過處香生院宇
雨收時翠濕琴書移來小朶峰幻出天然趣倚闌
干盡日披圖謾說蓬萊恐是虛只此是神僊洞府
爲一時所稱

俞珩鳴玉者弘治初以軍餘爲浙江鎮守內官張慶
掾史珩略知吟咏時金陵陳榮知仁和縣適有虎
災命獵人捕得之縉紳多爲詩歌以頌陳珩賦一
詩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

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河慶兄弟三人皆爲宦
寺親幸用事勢張甚珩爲慶所親在假其威故敢
爲此言及慶死外臺治珩罪謫嶺南

孝宗時辭朝法甚嚴雖蜀人守蜀郡不遠萬里來見
有蜀守當朝辭素不能文以爲憂其家素事梓潼
神夜夢神謂之曰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覺莫
曉其故會朝對上問卿從峽中來乎風景如何守
卽以前兩語對上首肯再三翌日謂宰相趙雄曰
昨有蜀人對者朕問峽中風景彼誦杜詩以對三
峽之景宛在目中可謂善言詩也可與寺丞寺簿

雄退朝召問之曰君何以能爾守不敢隱雄曰吾固疑君不能及此若留中上再問敗矣不若歸蜀赴郡他日上復問其人雄對曰臣嘗以聖意語之彼不願留上嘆曰恬退乃爾尤可嘉可予憲節使其後神恃功爲崇家遂索焉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嘗以薦舉待命逆旅且半年矣沽斗酒以碗飲就盤中手攪猪頭肉卷餅而食勢若風雨衛士見其飲啖異人奏之孝宗亟召見竒其狀貌且壯其言遂自小官驟用爲左史時有大守姓息朝辭閣門吏曰官人可謂詫姓守曰春秋

有息媯漢有息夫躬非詫也溫叔聞其語守對罷溫叔奏事上曰適有息其姓者朝辭可謂詫也溫叔即曰春秋有息媯漢有息夫躬非詫也上喜曰卿該博如此

宋時杭丐者之長曰團頭雖富而丐者之名不除有一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士人人無與為婚者有士新補太學生貧甚無所避又得妻之資羅書而讀遂登第授無爲軍司戶將妻赴官常不滿於老丐者一夕泊舟荒江其妻已寢戶強之至馬門觀月推墮水中徐呼梢人此地荒迥非

泊舟處移泊十里外有許某者為淮西漕泊舟司戶棄妻處見岼上有婦人哭者乃戶妻也說墜水時若有物託吾足者故得上岸許亟呼之下船伴換乾衣曰汝為吾女戒左右勿得言至官一日謂僚屬曰吾有女笄不欲與凡子欲得一美士贅於家眾以司戶薦許曰此子亦吾選中但其少年入太學登第未必肯呼我丈人眾曰彼寒士得公牧之如天之福也許曰諸君自以意為司戶言之勿使知出吾意眾與之言戶欣然聽命入許門乃故妻也即唾夫之面且批其頰戶驚皇無措許勸止

之三日後置酒謂戶曰吾婿常恨岳翁卑賤今我備員如何戶俛首不能答許待戶如真婿也女亦盡孝許死制重服以報焉

高宗南渡後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為行在所適造一殿無瓦而值雨臨安府與漕司皆憂之忽一吏白于官長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僦樓屋腰簷瓦若干候旬月新瓦到照數陪還府司從之殿瓦咄諾而辦又趙從善尹京日官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張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肆茶坊取卓洗淨糊以白紙以紅漆塗之

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
命取諸瓦舍妓館蘆簾實以脂油卷而繩之繫于
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
可謂吏役之法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也一日陳同甫
來訪及門將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却
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之
大驚異即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
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尚落落貧甚乃訪幼安下治
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

之可以併北者如此北可以併南者如此錢唐非
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
魚鼈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沉重寡言
因酒誤發若悟其誤必殺我以滅口遂中夜盜其
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爲假
十萬緡以濟乏幼安如數與之予則以爲幼安之
策狂言也西湖之水非湍激浩流者安可決之以
灌城中哉後同甫上書孝宗謂錢唐一隅之地不
足以容萬乘山川之氣發泄無遺穀粟桑麻絲枲
之利禽獸魚鼈之生日減一日請移都建業建行

都于武昌以制中原上達其議以問宰臣王淮淮
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話耳遂不復召見
臨安城中有七寶山南渡時御史中丞辛丙殿中侍
御史官常同監察御史魏玘明震周綱皆居其上
人呼爲五臺山

葛天民字無懷初爲僧名義鉅號朴翁後返初服居
西湖上時所交遊皆名勝士有二侍姬一曰如夢
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皂衣闖
入將大璫張知省之命卽水張太尉也招之至總
管清坐高談竟日雪甚寒劇且腹餒甚張初不

言相招乃似葛自來相訪唯茶話不設盃酌
至晚一揖而別天民大恚步歸悔爲皂衣給屨抵
家見庭戶間羅列筐篚數十扛布壘數十挑楮幣
薪炭米酒穀品以至香藥適用之物兀于前蓋
此璫欲餽是物故先戲之使怒而復喜耳天民嘗
有西湖避暑詩云有暑猶當避無憂可得忘竹疎
身共瘦湖近意先涼靜勝寧湏奕幽期不待觴還
同殘夢樂炙背負朝陽

東坡侔杭不勝盃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
於應接乃號杭侔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侔杭適

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踈袁語人曰酒食地獄
東今值獄空傳以爲笑

宋時楊德温居崇新門外插枯竹以引薜荔月餘枯
竹復生頃之其妾溺水死明年園竹忽發兩岐扶
踈可愛未幾其妹死元時白廷王家竹亦兩岐其
年廷王亦死乃知反常之物皆非吉兆也

洪武己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二
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會稽宋允常親見之嘉靖
十四年六月雷擊徐氏圃中棗樹中書右衛王通
所五字餘字憑漫不可讀則予親見之皆理之不

可臆測者也

杭州湯鎮一兇徒素不孝于母極凌虐之產一子
歲愛之甚至妻抱負偶跌損其頭泣謂姑曰夫歸
必毆死不如溺水爲幸姑曰無憂第言是我之誤
我去避汝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
頭破徑捧妻欲殺之妻以姑爲解次日持刀尋母
于中途藏刀石下至妹家以温言誘母還至石邊
忿然取刀欲殺母竟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方
驚畏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沒至膝七竅流血
自聲其罪其母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婦往掘

西泠志餘卷三十一
之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千數人
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一家有殺豕產兩子皆
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也京房易傳曰豕生人
頭豕身者危且亂

唐光化三年九月杭州有龍鬪于浙江水溢壞民廬
舍

宋元祐六年浙西大水杭州死者五十萬人

熙寧八年杭州地湧血者三晷後流入河腥不可聞
延熹已酉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湧血須臾成池

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餘人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生白毛韌不可斷童謠曰地
動白毛生老小一齊行

紹興二十年餘杭民婦產子青毛二肉角又二家產
子毛角皆同連體兩面相向三家相去一二里

乾道六年北關門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
各有五指

淳熙十二年二月庚申錢唐龍山江岬有大魚如象
隨潮而來復逝

淳熙十三年八月丁酉杭城民家有血從地中湧出

濺至屋梁汗人衣

淳熙十四年六月臨安府浦頭民家產子生而能言
暴長四尺

淳熙十六年六月甲辰錢唐傍江居民得五色魚鯽
首鯉身訛言夢中得之事聞詔縱之

開禧三年四月錢唐大水漫壞民廬西湖溢瀕湖民
舍皆圯

嘉泰辛酉大旱西湖之魚皆浮食者輒病謂之魚瘟
咸淳癸酉臨安地產白毛長四五寸瑩若銀縷焚之
臭類羊毛占爲大臣專國之兆

元至正壬辰三月杭州黑氣亘天雷電而雨有物若
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鎔破食其仁如松子相傳
爲娑婆樹子其日湖州池州亦然
是年九月十一日紅巾入城雨核之地悉遭兵火

至正壬辰九月錢唐盧子明家一鷄伏九雛內一雛
三足其二足在前一足在後

皇明弘治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大風西山水發山崩
地裂西湖溢壞民廬數百家死者數十人城墻崩
摧街市乘舟而行是歲大歉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大風雨清湖橋馬鑿胡

氏家有異物起馬厰中開片瓦騰空而上火光燭天榱桷無損其家不知也隣家見而報之覓馬厰中有坎廣尺許深二丈餘泉水清瑩蓋龍潭也

晉天福中浙中兒童市井皆以趙字爲語助如云得則曰趙得云可則曰趙可通國無不皆然及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讖後延壽爲北虜所執而謠言益盛後宋祖受禪錢氏納土浙中皆屬趙矣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人謠曰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流傳遠近莫詳其說或以爲紹熙二三年兩宮隔絕之兆嘉泰三年杭人唱歌云東君

去花無二朝廷禁之未幾景獻太子薨賈似道當國時臨安謠云滿頭青都是假這回來不作耍其時京師文牀競尚假玉因以假爲賈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役也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雷州寇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屢齋之貶乃賈儕之也

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主嘗有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集第

中搗衣石上其狀類鳧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畧不
畏人引弓射之不中飛去是夕主薨

岳武穆既薨臨安西溪寨一將官子策因降紫姑僊
忽武穆下壇大書其名衆皆驚拜請其僉押則宛
然平昔真蹟也復書一絕云經畧中原二十秋功
名過眼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訴空有遊魂遍九
州秦丞相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死者數百人
思陵時有菊夫人善歌舞妙音律爲僊韶院第一宮
中號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爲恨既而稱疾告歸
宦者陳源以厚禮取之蓄于西湖適安園一日德

壽按梁州曲舞不稱旨提舉官關禮揣知上不樂
從容奏曰此曲非菊部頭不可遂宣喚于是再入
宮陳想念戚疾有士人遂製一曲名菊花新以獻
之陳大喜酬謝甚厚其譜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
度也陳每聞歌輒淚下未幾物故其園歸重華宮
改名小隱園孝宗又撥賜張貴妃爲永寧崇福寺
云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三卷終

如各小園園本宗又對照新其致不學崇師
更出朝拜開相碑刻下未幾即姑其園觀重華宮
之朝大壽禮備其其錦屏苑於帝王公諸所
宮朝歌念如英林士人後樂一曲以陳蘇麻以
與春奏自此曲非後世所復下可後官與于長再人
壽外家不厭不厭不厭不厭不厭不厭不厭不厭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四卷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委巷叢談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
及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
蟠溪垂釣黃武肅王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
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
供使宅魚武肅王大咲遂蠲其征

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
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凄然

蘇子瞻爲之易其詞蓋清平調也詞云陌上花開
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
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輦來
若爲畱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
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
緩妾回家 皇明夏與誠偕全息耘湖上暮歸賦
詩亦以緩緩歸爲結其詩云滾滾楊花兩岬飛杖
藜殊勝玉鞭揮殘山剩水年年在舞榭歌樓處處
非聲斷鷓鴣懷舊恨情隨蝴蝶上春衣前朝公子
如雪猶說當年緩緩歸息耘蓋宋時全后之裔

也

錢鏐王嘗晝寢湯沸於爐一童子恐其驚寢也以水
沃之令無聲鏐適寤見之怒曰是能窺我心事遂
殺之忽見形於前鏐懼乃封爲臨安縣土地之神
武肅王開國日頻役士卒怨讟興焉或夜書其門曰
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書
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嗟怨頓
息蓋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變之智云
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
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儉

下至鷄臠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管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管數已則以次唱而管之少者猶積數卜多者至管百餘獨其臣順中國不煩兵革而納土保家爲可取耳

西湖開浚之績古今尤著者白樂天蘇子瞻楊溫甫三公而已今考樂天集中無開浚奏狀意其時法禁寬洪守土者得以便宜舉事不煩陳請而廷議亦不訾之子瞻時旣上疏於哲宗復具申於三省凡錢米工役具有成筭然其時御史賈易已劾其

科騷部內以事遊逐雖廢格不行而宰臣未免有兩罷之請已不及樂天時矣然考其興工則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也踰日迺舉申奏猶有議事以制先發後聞之體至楊溫甫時則又別矣先申巡臺藩臬俟其報可然後敢白於朝下工部詳議之再俟報可然後興事終以開除額稅未明迺以少京尹再署府事而竟以物議罷官何其危也且樂天子瞻開湖時豈不廢墳墓毀田廬而民怨不敢作耶作矣而糾察之吏不復以法繩之乃溫甫興久廢無窮之利而卒隕其名嗣今誰復有任事

西華志卷之十四
三
之人哉。今去溫甫。又幾四十年矣。潘臬長官。非奉
巡臺。一錢不敢擅發。況郡守者。而敢云倡議開湖
也。世變之趨。亦可嘆矣。

開浚西湖。不惟任怨。抑且費財。非有廉毅之才。豁達
之度者。不能舉也。惟平日嚴侵占之禁。自可垂利
於無窮。迺今官府往往以傍湖水。而標送勢豪。編
竹節水。專菱芡之利。或有因而漸築。墜埂者。寧念
前人作者之勞耶。杭歌有之。十里湖光十里筩。編
筩都是富家家。待他享盡功名後。只見湖光不見
筩。

西湖巨壘。唐初未聞也。自相里君韓僕射輩。繼作五
亭。而靈竺之勝始顯。白樂天搜奇索隱。江山風月。
咸屬品題。而佳境彌章。蘇子瞻昭曠玄襟。追踪遐
躡。南渡已後。英俊叢集。昕夕流連。而西湖底蘊。表
裸殆盡。雖其時法禁舒假。長民者得以適性徜徉。
而府庫充盈。羨餘可舉。閭閻康裕。募化有資。故寺
觀日益。且高僧真士。又得與達官長者。倡和逍遙。
故妝點湖山。愈加繁媚。乃今法禁嚴明。動有掣肘。
為吏茲土者。上畏督察。下惕誹議。汨沒簿書。修職
救愆。猶慮不給。尚敢盤桓山水之間哉。至於道院

西湖志卷之三
四
禪林日就崩廢。緇黃之流，服役追呼，與氓隸等。即有募化之資，無過升斗。蓋盛極而衰，亦循環之理也。

西湖雖有山泉，而大旱之歲，亦嘗龜坼。宋嘉熙庚子，西湖水涸，茂草生焉。官司祈雨無應，李霜涯戲作一詞云：平湖千頃生芳草，芙蓉不照紅顛倒。東坡道波光瀲灩，晴偏好。邏者廉捕之遁，不知所往。

元至正間，西湖冰合，故老云六十年前曾有此異。張仲舉賦詩云：西湖雪厚冰徹底，行人徑度如長川。風吹鹽地結陰鹵，日射玉田生暖烟。魚龍穴裏寒

更縮鷗鷺沙頭饑，可憐安得長冰通滄海。我欲三島求神僊。

慶元初，京尹趙思堯請蓋以西湖爲放生池，作亭池上，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爲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興，旣已鋟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痕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謔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着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子感無廉，眠不知潤筆能幾。夏王却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噫。臨文

誤筆往往有之而謔嘲其師如此自來青衿之難
馭也今寶石山麓止有王隨放生池記一碑而高
文不存

湖中物產殷富聽民間自取之故捕魚攪草之艇擾
擾烟水間夜火徹旦濱湖多植蓮藕菱芡芡之
屬或蓄魚鮮日供城市諺云西湖日銷寸金日生
寸金蓋謂此也湖中多雜魚而鯽魚最美骨軟肉
鬆不數鮓鱖獨無鯪魚蓋地氣絕產者正德中有
魚黃而無鱗肉翅能飛一日冥雨飛至洋壩頭而
墜舊時湖中產蟹林和靖詩云草泥行郭索又云

水痕蘊落蟹螯肥今湖鱉絕無蓋宋時禁採捕傍
多葑田今直澄波徹底旦旦而攪之亦難乎其生
育矣其螺蚌鰕鱸之屬生生尤夥網簾交錯宋諺
云南柴北米東菜西水今改西魚者蓋城中之水
不藉西湖而魚產之富歲歲不減也藕出西湖者
其脆爽口與護安村同匾眼者尤佳其花有紅白
二種白者香而結藕紅者艷而結蓮瞿宗吉詩云
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及白蓮香者是也宋時
聚景園中有綉蓮紅瓣而黃綠結實如飴兩角爲
芡四角爲菱紅者皮薄而鮮美東坡詩云烏菱白

芡不論錢烏菱老而沉沉者頗不佳且非西湖所
有不若改爲紅菱則於望湖樓景更切也芡名雞
壅亦曰鴈頭梁渚臨平在在咸有而湖產特佳香
軟而粒大芡白本秋實惟西湖四時有之芡田之
直可十餘金利倍禾稼遠湖數里則此種雖植不
茂矣湖中蒹藻蘋荇諸水草牽風演漾彌蔓不絕
土人取之以供魚食歲計亦不下數百金也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
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不
喻此語及俸錢唐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投餌

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爲難進易
退不妄嚼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
謂壽矣予謂魚之壽非以不食然也數月不食
則腹腴盡消頭恢尾削愧然死矣金魚有鯽有鯉
鯽食於澱鯉食螺蜆若餅餌之類則咸食之蘇子
之見特偶然耳然鯽稍奈久以上性可伏故也南
屏萬工池舊有金魚蘇子瞻詩云我愛南屏金鯽
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
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焉吳山大井中有金魚
數十頭父老云已一二百年自來無施食者兼以

寒泉陰竇仰蔽天日而久久不斃殆神物也宣德
間大旱井涸人有取食者肉堅韌若麻筋然鄴侯
井中亦有五色魚其源通西湖故孳乳日夥又與
吳山井不同也金魚自有種程史乃言以紅虫飼
之而致然非也

天竺桂子之說起自唐時然宋慈雲式公月桂詩序
云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濃華雲無纖迹
靈隱寺殿堂左右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
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者殼如芡實味辛識
者曰此月中桂子也拾以封呈好事者餘播種林

下越數月移植白猿峰凡二十五株遂改回軒亭
爲月桂亭又張君房爲錢唐令夜宿月輪山寺僧
報曰桂子下塔遽起墜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
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咀之無味則桂子之落往
往有之但人不識耳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雞朝
往夕還嘗斲桂子歸於南土南土月路固其宜也
所以北方無之又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於衢
路拾得桂子北土獨無者非月路也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使然
也蘇子瞻中秋分桂贈楊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

葉乾。此花元屬桂堂僊。鷲峰子落驚前夜。蟾窟枝
空記昔年。破滅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願
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桂漿之說起於楚詞。殆亦今之桂花釀酒法耳。而王
子年拾遺記云。魏有頻斯國人來朝。壺中有漿如
脂。乃桂漿也。飲則壽千歲。豈非附會之談乎。林可
山山家清供有廣寒糕。韓公墜易牙遺意。有桂僊
液。近日杭人造天香丸。可以緘送寄遠。吟邊酒所
宜。嚼一粒。則香流齒頰之間。清妙不可言狀。

桂花有紅白三種。而紅者特少。宋時四明士人史

氏者家有木樨。變大紅。異香。因接本以獻。高宗愛
之。畫爲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穠入幽岩桂影
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
下廣寒。

孤山梅花以和靖著名。然白樂天去郡有憶杭州梅
花。因叙舊寄蕭協律詩云。三年悶悶在餘杭。曾與
梅花醉幾場。伍相廟邊繁似雪。孤山園裏嫩如妝。
蹋隨遊騎心常惜。折贈佳人手亦香。賞自初開直
至落。歡因小飲便成狂。薛劉客相次埋新隴。沈謝
妓雙飛出故鄉。歌伴酒徒零散盡。唯殘頭白老蕭

郎則自唐時已賞鑒於名公矣。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絕，亦皆西湖景也。詩云：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烟浦，脉脉當壚賣酒家。又云：湖回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梅細雨時。又云：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更有紅梅臘梅兩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梅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其種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號。臘梅又名綠萼梅，色黃白，酷似蜜脾，檀心爲上。磬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子瞻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高子勉詩云：少鎔燭淚裝，應似多藝龍涎。莫不如只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書。

林和靖疎影暗香之聯，歐陽文忠公極賞之。而王晉卿顧謂此兩句，杏與桃李皆可用也。蘇東坡云：可則可，但恐杏桃李不敢承當耳。黃魯直云：歐陽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暗香之句，而不知和靖更有雪。

后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
文忠公何緣棄此賞彼也。茗溪漁隱又云王直方
愛林和靖梅詩。池水倒窺踈影動。屋簷斜入一枝
低。以爲伯仲前句。然實非佳者。殆猶一蟹不如一
蟹耳。善乎馬鶴窓浩瀾有言。林和靖踈影橫斜水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寫梅之風韻。高侍郎
季迪雪蒲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之句。狀
梅之精神。楊鐵崖廉夫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
先天下春之句。道梅之氣節。

張澤民梅花詩云。和靖風流百世長。吟魂依舊化幽
芳。已枯半樹風烟古。纔放一花天地香。不肯面隨
春冷暖。只將影共月行藏。懸知骨法清如許。傳得
僊人服藥方。又云。纔有梅花便自清。孤山兩句一
條冰。問渠紫陌花間客。得似清溪樹下僧。雅淡久
無蘭作伴。孤高惟有竹爲朋。雪天枝上三更月。人
在瑤臺第幾層。

后榴花本名安石榴。而亦名海榴。白居易樂天竺寺詩
有云。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又有孤山寺示衆
僧詩云。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艷新妍占斷春色相。
故開行道地。香塵擬觸坐禪身。瞿曇弟子君知否。

恐是天魔女化身武肅王名鏐諱石榘爲金櫻目
茄子爲落蘇今時民間金櫻之諱無存而落蘇之
稱猶有知者

宋時府治虛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
植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書樂天紫薇花詩以賜
之至是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虛白堂前合抱花
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
有涯又云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贈字傾斜篋
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
香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緣金者蘇子瞻有次曹

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詩云幽香結淺紫來自
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
冠蒼蘆林紉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
耳冷歌吹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
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暗間恐致慳嗇霖綵雲知
易散鷓鴣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今馬
塍種最多大者名錦熏籠

辛夷花鮮紅似杜鵑躑躅花俗稱紅石薺者是也白
樂天有靈隱寺紅辛夷戲光上人詩云紫粉筆含
尖火煖紅胭脂染小蓮花芳情鄉思知多少惱得

山僧悔出家又躑躅花詩云玉泉南澗花奇怪不似花叢似火堆今日多情惟我到明年無故為誰開此二詩者樂天詠物一時之作耳豈意遂為湖山故實賓山劉邦彥西湖詩云辛夷塢口春將老躑躅池邊雨弄晴盡日無人過湖去黃鸝曉曉不停聲蓋聯白詩而用之也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盛蘇子瞻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攏輪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海棠有二種紅者貼梗粉紅者垂絲錢唐縣舊治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至宋元祐時猶在王元之詩云江東遺蹟在錢唐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七姊妹花似薔薇而七朵連綴楊孟載詩云如羅羅結同心小七葢參差弄春曉盡是東風兒文魂蛾眉一樣青螺掃三妹娉婷四妹嬌綠窻虛度可憐宵八姨秦詭休相妬腸斷江東大小喬

鳳儂花有紅白紫數種宋時謂之金鳳花又曰鳳兒花慈懿李后之生也有鸞鸞下儀之瑞小名鳳娘迨正位坤極六宮避諱稱曰好女兒花搗其葉可

以染指甲爲紅色瞿宗吉詩云高堂不見鳳凰飛
招得僊魂慰所思秋露庭除蛩泣處晚風籬落燕
歸時金盆夜搗聲相應銀甲春生色更宜好倩良
工揮綵筆寫成竹葉夾桃枝此詩以夾竹桃爲鳳
僊別名其實夾竹桃自有木本非草本也其紅指
甲詩云金盆和露搗僊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
愁凝鸚鵡喙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
戲掐花枝鏤絳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
官砂

石竹草品纖細而青翠花有五色嫵媚動人杜子美

詩云麝香眠石竹又云石竹繡羅衣者是也杭人
多植之盆盎間林和靖有石竹詩云麝香眠後露
檀茵繡在羅衣色未真斜倚細叢如有恨冷搖踈
葉欲無春階前紅藥推辭密籬下黃花重古人今
日含毫與題品可憐殊不愧清新又云青帘有酒
不妨賒素壁無詩未足誇所重晚芳聊在目可關
穠色易爲花深枝冉冉粧谿翠碎片英英剪海霞
莫管金錢好行市寂寥相對是山家

吉祥草蒼翠如建蘭而無花不藉土而自活涉冬不
枯杭人多植瓷盎置几案間王元章詩云得名良

不惡。瀟灑在山房。生意無休息。存心固久長。風霜徒自老。蜂蝶爲誰忙。歲晚何人問。山空暮雨荒。玫瑰花類薔薇。紫艷馥郁。宋時宮院多採之。雜腦麝以爲香。囊芬氤裊。裊不絕。故又名徘徊花。其似是而非者名綠絲花。

木芙蓉一名木蓮。紅白二種。亦有先白而後紅者。名醉芙蓉。白樂天詩云。晚涼思飲兩三盃。招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櫻桃一名含桃。月令仲夏。羞以含桃。薦寢廟。註云。卽櫻桃也。然西京雜記載。上林果木列。櫻桃含桃爲

二種。蓋以形味有異。而別名之歟。白樂天樟亭驛櫻桃詩云。南館西軒兩樹櫻。春條長足夏陰成。素華朱實今雖盡。碧葉風來別有情。

山茶馬塍之間多有之。有紅白二種。其花有寶珠樓子。千葉單葉之分。有一本而接爲數色者。有早開而晚落者。楊廷秀詩云。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山烟山雨中。却是北人偏愛惜。數枝和雪上屏風。蘭蕙同臭而異種。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杭州蘭蕙莖葉柔細。生幽谷竹林中。惟春時取置盆盎間。供一時清玩。宿根

近日多揚妃而白者不
見乎亦有寶珠樓子山茶
類廣可四五丈花後不
下數十斛惜庭心頗猛
不能邀人賞鑑耳心
木中此僅見也

西泠志卷之十四
五
移植膩土多不活即活亦不多開花其莖葉肥大而翠勁可愛者率自閩廣移來非富貴之家不能有也自嘉靖已來滿城皆植而市廛中亦有擔荷而鬻之者豈地氣之遷易歟蘇子瞻在杭時有題楊次公春蘭詩云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其蕙詩云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水僊佩相識楚詞中幻色雖非實真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馥鼻觀已先通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間開元寺僧惠澄自都

下乍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祐題詩云濃艷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却是錢唐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盛於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叙一篇其略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藍以獻於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僮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矣近日杭州牡丹黃紫紅白咸備而粉紅獨多有一株百

餘朶者出昌化富陽者尤大不減洛陽也

淳熙間范石湖著吳門菊譜云得自范村者爲三十
六種史正志著吳門菊譜列二十九種二譜皆以
黃爲首而白次之其雜色止胭脂桃花孩兒等數
名而已近日杭州品色甚多有千葉大紅萬鈴深
紫雙紋純白葺絲鶯黃二色銀臺者

枇杷白者爲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椒子蘇子瞻同
劉景文真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
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叙云院有洛花
花時不暇往故有和魏花非伴之句

楊梅諸山多有之而烟霞塢東墓嶺十八澗臯亭山
者肉鬆核小味尤甜美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
間庭前多楊梅盧橘蘇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却月
廊楊梅盧橘覺猶香客有言閩廣荔枝無物可對
者或對以西涼葡萄予以爲未若吳越楊梅也可
正平詩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一價千金味
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舉
而方之者矣

杭州茶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
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峰者名白雲茶蘇東坡詩云

白雲山下兩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茶。東坡有僧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戲作一律云。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牙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嘗遊諸寺。一日飲醜茶七碗。戲書云。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又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心應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怒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

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曾使老謠名。不朽蓋西湖南北諸山。及諸旁邑皆產茶。而龍井徑山尤馳譽也。劉邦彥謝龍井僧獻秉中寄茶詩。春茗初收穀雨前。老僧分惠意勤虔。也知顧渚無雙品。須試吳山第一泉。竹裏細烹清睡思。風前小啜悟詩禪。相酬擬作長歌贈。淺薄何能繼玉川。劉士亨謝璘上人惠桂花茶詩。金粟金芽出焙簞。鶴邊小試兔絲甌。葉含雷信三春雨。花帶天香八月秋。味美絕勝陽羨產。神清如在廣寒遊。玉川句好無才續。我欲逃禪問趙州。

菌者鬱蒸之氣所發多生山谷竹樹幽潤之所白者名玉蕈最貴黑者名茅蕈赤者名竹蕈皆下品也蘇子瞻與參寥行智果園得黃耳蕈詩云老楮忽生黃耳蕈故人蕪致白茅蕈別有一種毒蕈形似而味美食之殺人宋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蕈圓徑二尺紅潤可愛寺主驚喜以爲珍品不敢食獻於楊郡王王亦竒之曰是當爲玉食奏進於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復賜靈隱寺蓋朝廷初不知其出於寺也復持至寺盛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液沾濡兩犬爭舐之一時狂死寺主大驚曰苟入天厨

必遭殊戮亟瘞諸地蓋萬乘所御自有神護而楊王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得免意外之禍又有圓頭而細脚者名爲丁蕈元時松陽楊渠南者滑稽士也與僧道元食丁蕈戲作詩云頭子光光脚似丁祇宜豆腐與波稜釋伽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

櫻欄樹以絲自裹剝之可爲雨衣及柵束之用有子生膚毳中蓋花之方孕者名爲櫻筍蜜煮酸浸可致千里蜀人以此饌佛蘇子瞻以櫻筍饋仲殊詩云贈君不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夜叉割瘦

欲分其籜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苑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杭州蓴菜來自蕭山惟湘湖爲第一四月初生者嫩而無葉名雉尾蓴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採矣劉士亨寄魏文靖公詩有云當代推公獨擅塲李唐詩句漢文章湘湖春晚多風味蓴菜櫻桃次第嘗宋時沈文通送施密學守錢唐詩有云湖山滿目舊遊在何日從公醉紫蓴疑其時蓴或亦自中來也聞之渙人云西湖第三橋近出蓴菜不下湘湖者

下湖者之於文和之蓴
中乃其味愈佳

尚書故實云百越人以蝦蟆爲上味疥者皮最佳名錦襖子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絕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傳子翼鱉譜云杭俗嗜蝦蟆而鄙食鱉時有農夫田彥升者家於半道紅性至孝其母嗜鱉彥升慮其隣比窺笑常遠市於蘇湖間熟之以布囊負歸已上載紀舛差皆不可曉蝦蟆形雖不典然周禮亦嘗羞而薦之宗廟與羔兔同珍漢武帝欲除畿甸以爲上林苑東方朔以爲此地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家給則食蝦

蝮者長安亦有之不獨越人也至云不脫疥皮以爲佳品此又不情蛙皮腥韌非可食者何越人之饒饗至此周時蝮氏焚牡鞠以殺蛙鼯其法無驗未聞沈文通以何術禁之使三年不生也杭人最重蟹秋時風致惟此爲佳而云杭人嗜蝦蟆而鄙食蟹此文何說至如歐陽公歸田錄又云國初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也其俗嗜蟹嘗求外補人問所欲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足矣其所載杭俗又與傳子翼不同蓋聞見得於外方者往往失真非土著者不能辯也

宋時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蝮蟀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蝮蟀至螻蟻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杭人最重江魚魚首有白石二枚又名石首魚每歲孟夏來自海洋綿亘數里其聲如雷若有神物驅押之者漁人以竹簞探水底聞其聲乃下網截流取之有一網而舉千頭者潑以淡水則魚皆圍圍無力或魚多而力不能舉懼覆舟者則截網使去頭水取者甚佳二水三水則魚漸小而味漸減矣瞿宗吉竹枝詞云荻芽抽筍棘花開不見河豚石

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菊莊劉士亨有詠猫絕句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
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猱勢不管黃昏鼠輩忙
語涉訕刺幾不能堪不若劉潛夫詩云古人養客
乏車魚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
鼠噬案頭書語稍含蓄而督責亦露不若陸放翁
詩云裹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
貧策勲薄寒無毯坐食無魚瘦乎厚施薄責而
者自愧矣又不若劉伯温詩云碧眼烏員食有魚
伴看蝴蝶坐階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

化駕真可謂豁達涵容法禁不張而姦宄自化信
乎王佐之才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四卷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五

委巷叢談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后林葉少蘊言刻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
 下汴京比歲印板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建多以
 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然則建本
 之濫惡蓋自宋而已然矣今杭刻全不佳 國初
 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刻益下去宋樂宣德間
 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刻稍工然則技藝工拙豈真
 為地勢所分不過習俗使然耳杭人作事苟簡重

利而輕名但顧眼底百工皆然而刻書尤甚板之老嫩不均一也燥濕異性二也厚薄異體三也板不宿瀝而取辦新材易瓦易裂四也刻手工拙滑雜都料藉拙者以多尅頭家錢五也其他瑣碎料理不周則奸僞百出此杭刻所以不佳也知其弊而經心焉即宋刻亦可得而何分蘇杭哉

金箔銷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嚴禁不可乃今民間首飾衣衾器用文軸棖題多用塗畫歲糜不貲大中祥符間杭州周承裕私鍊金爲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徙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

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爲令此汰似可援引而奏行於今日者也

杭城多火宋時已然其一民居稠比灶突連綿其二板壁居多磚垣特少其三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徹夜燒燈幡幢飄引其四夜飲無禁童婢酣倦燭燼亂拋其五婦女嬌惰篝籠失檢宋朝建都城中大火二十一度其尤烈者五度紹興二年五月大火頃刻飛燐六七里被災者一萬三千家六年十二月又火被災者一萬餘家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十八日寶蓮山下御史臺吏楊浩家失火延燒御

史臺司農寺將作監進奏文思院太史局皇城司
法物庫及軍民五萬二千四百家綿亘三十里凡
四晝夜乃滅其時術者言年號嘉之文如三十五
萬口泰之文如三月二十八又都民市語多舉紅
藕二字藕有二十八絲紅者火也皆爲識云嘉太
四年甲子三月四日糧料院後劉慶家失火延燒
糧料院右丞相府尚書省中書省樞密院左右司
諫院尚書六部南至清平山萬松嶺和寧門西及
六度三茅觀下及軍民七千家二晝夜乃滅紹定
二年辛卯大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
亦不免城市爲之一空

辛酉之火烈焰滿城而吳山上一老翁家獨存翁平
日誦經樂施火起之久以老僊不能跬步遣兒與
婦令亟走兒婦竟不忍相捨同處烈焰中舉家昏
睡庭有葡萄架亦不焚灼明爲神物護持也其時
杭人稱積善而免禍者必曰葡萄架云又有馬將
仕者居壩頭亦好施與其時火逼諸丐者爭爲搬
挈家資火息盡以還主馬甚喜將厚勞之丐者曰
報公平日之恩耳敢重費乎皆不受且羅拜而去
紹興丙子六月臨安火先是周必大任和劑局門官

適乳媪姚病甚占之其繇云藥不觸痾財傷官磨
因於六月盍祈安和未幾姚果卒必大深以六月
爲憂迨晦日以爲無恙矣同僚舉酒相慶宴畢而
火隨作所居在漾沙坑與運屬王氏者連棟王夜
醉奏置其婢插燈於壁首焚必大之居僅以身免
時臨安帥韓仲通知火自王氏而王之妻弟馬舜
韶方爲御史畏不敢問執必大及隣比五十餘人
皆下獄奏行三省勘會必大問獄吏曰失火延燒
在律云何吏曰當徒必大曰我以一身承之以貸
隣比罪居何等吏曰汰止除籍爲民耳必大嘆曰
人果可救吾何吝一官且財傷官磨占繇定矣遂
自誣服竟落職依其婦翁王彥光於廣德彥光前
夕夢里人掃雪云迎丞相明日必大至彥光嘆曰
失職子寧應夢耶頃之彥光強必大赴宏詞科必
大以未嘗經意辭彥光激曰君懷安耳必大不得
已怏怏入行都值秦檜死高宗更化湯鵬舉知貢
舉試汰甚嚴而必大首捷馴登台輔人謂救人陰
德所致云

嘉太四年火及太廟寧宗避殿下詔自責右丞相陳
自強等上表請御正衙三泚雖作於鬱攸咎實由

于黎獻謏謏出出本微豫告之妖業業競競自秉
謙光之德赦百辟瘵官之罪下十行責已之書萬
家賜予之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崇之如故神罔
時恫顧黼座之猶遷在蒼生其何賴願仍舊貫出
視外朝詔不許又上表曰災降于天應從其類燬
西都之白鶴蓋因貴近之遊藝北寺之黃門乃示
極陰之變上帝警言具察之失聖君非逸德之招與
其側席以焦勞孰若宅尊而廢置猶不許又上表
曰惟我宋之開基應心星而尚赤闕信配炎精之
祚既主于辰商人測舊釁之生每由於火在災難
逃於已定弭災惟取乎交脩就令入奏延英曷若
會朝北禁詔乃許之其詞雖設佞而葩藻駢驥亦
可紀也

辛卯之火太廟俱灰而韓侂胄府獨全蓋殿帥馮時
力爲撲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
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
其時權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

元至正辛巳暮春江淞行省平章政事執理瓦台衣
紅服入城之任兒童謠曰火殃來矣明年壬午四
月一日大火自昔所未聞也數百年浩繁之地一

日凋敝矣

東坡仇池筆記云杭人喜食鶩日屠百鶩予自湖上
夜歸屠者之門百鶩皆號若有所訴鶩能警盜亦
能却蛇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
嘉靖十五年侍御張景按浙中令巡官日報屠
鶩之數大約日屠一千三百有奇而官府民家公
私燕會皆不與焉較之宋時又加十倍矣
古之所謂庾詞即今之隱語也而俗謂之謎人皆知
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
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杭人元夕多以此為

猜燈任人商略宋樂初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名
成祖時重語禁召景言入直以備顧問今海內佳
謎甚多不獨杭州有也其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
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
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
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一字謎云上不在上
下不在下不可在上止宜在下賀資二字謎云目
字加兩點莫作貝字看貝字欠兩點莫作目字看
門字謎云倚闌干東君去也桃花間紅日西沉閃
多嬌情人不見悶淹淹笑語無心木楔謎云我本

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木楔者妻卓之具杭人市語謂之恰好日謎云晝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子染布霞頭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姓自分明持棋謎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字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只在村裏市頭只在市頭印章謎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儒雅有時滿面紅粧常在風前月下

金剛謎云立不中門行不履國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已蜘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恙不服拄杖謎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木屐謎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蹴踘謎云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時馬上彈彈盡天下曲打稻糶謎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夾註

書謎云大底不會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
 知得大的事。須去仔細問小底。元夕燈球謎云我
 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臨夜茶酒下。
 日曆謎云一尺長十二節。兩頭冷。中間熱。手指謎
 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水中
 石謎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為小
 兒顛門。手巾謎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
 面。不識畜生面。接菓謎云斫頭便斫頭。却不教汝
 死。拋却親生兒。却抱過房子。又有以今人名藏古
 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紳長統君實新來轉一

官司馬門狀送還王介甫。謝安潞公身上不曾寒。

溫彦博又有以古詩賤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

八千兵散楚歌聲。無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盃向東

吳再起兵。無過山龍謎云一曲盤龍初展。渴飲寒

潭春暖。霎時噴雨簷前。四海五湖皆滿。

吳歌惟蘇州為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詩人之體。

如云。月子寧寧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幾人高

樓行。好酒幾人飄蓬在外頭。此賸體也。而瞿宗古

往嘉興聽故妓歌之。遂翻以為詞。云簾捲水西樓。

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

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寧寧照幾州。如云送郎八月到揚州。長夜孤眠在畫樓。女子拆開不戚好秋心。合着却成愁。此亦賸體也。而黃山谷之詞先有之。你共人女邊着子。爭知我門裏挑心是也。如云約郎約到月上時。看看等到月。蹉西不知奴處。山低月出早。還是郎處。箇高月出遲。此詞雖滯奔然。怨而不怒。愈於鄭風狂童之訕。如云高山頂上鷓鴣啼。聞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子好孤妻。此興體也。如云樹頭掛網枉求蝦。泥裏無

金空撥沙刺潦樹邊栽。榴橘幾時開得牡丹花。此比體也。有守一而終之意。

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州風。蓋杭俗浮誕。輕譽而苟毀。道聽塗說。無復裁量。如某所有異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醜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若目覩。譬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踪蹟。故諺云杭州風。會撮空好和。反立一宗。又云杭州風。一把蔥花簇簇裏。頭空。又其俗喜作偽。以邀利目。前不顧身後。如酒攪灰。鷄塞沙。鵝牟吹氣。炙肉貫水。織作刷油粉。自宋時已然。載於癸辛雜識者可。

考也

杭人以冬夏二至後數九以紀寒暑云冬至後一九二九招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粟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水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龜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

十一家家打炭擊

陸放翁嘗問高似孫曰比在都城見綵帛鋪榜曰翠色真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似孫曰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燦纓微流芳班婕妤好自傷賦曰紛翠燦兮紈素聲翠燦取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云一朶妖紅翠欲流蓋取鄉語放翁擊節大喜

自元豐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汴京時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鞮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

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
平時賄賂公行冒濫相乘軍饟日滋賕歛愈繁而
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宅曹寂
自寔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兩嫂戶
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啖葢吃麵兵職駕庫
齧姜呷醪刑都比門人肉餽飽工屯虞水生成餓
鬼

杭州鄴侯祠有三漢書鄴音贊今亳州贊縣乃音才
獨反而字書鄴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作鄴而贊字
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反漢有蕭

何序功第一受封爲鄴唐楊巨源丹鳳樓宣赦上
文相公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鄴侯
是此字有二音顏注未必是也

宋朝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
而省而廷對皆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而省皆第
一張伯紀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
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釋褐之日徽宗
嘆曰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元矣遂除太學博
士我朝惟淳安商文毅公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
一文錦坊北所建三元坊是也及公秉衡乙未科

王文恪公鏊鄉試會試皆第一。廷試策又冠場。輿議當第一。而文毅公顧抑之。第三恐其軋已也。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啗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憇坐如堵墻。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儒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香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賤形之正。近於人妖矣。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雛爭附火。想

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委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蓋取此也。吳敬夫一聯云。闌干苜蓿先生飯。顛倒天吳稚子衣。亦得景況。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其銳。名曰發燭。亦曰燂兒。蓋以發火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卽杭人所製。

歟陶學士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
染疏黃遇火即燄呼爲引光奴今遂有貨者其名
頗新

杭人稱四司六局蓋宋時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
有所掌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每遇禮席
以錢倩之四司者帳設司厨司茶酒司臺盤司也
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
辦局也祇應慣熟不煩賓主之心今時雖無此名
而禮筵率有包辦咄喏而集他如珠冠禮衣方巾
花扇綵轎盒擔幃幙吉凶器具皆有置賃者猶行

都之遺風也

世態炎涼緇流尤甚宋時杭州有丘浚者謁珊禪師
接之殊倨頃之有州將子第來謁珊降階接禮甚
恭浚不能平伺子第去乃問曰和尚接浚甚傲而
待州將子第乃爾恭也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
浚勃然起擗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
是打此言殊快人意

趙師舜尹臨安時有黠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其壁
曰我來也嚴捕久不獲而我來也之名喧傳都邑
一日所屬捕至一賊云卽是我來也勘鞫不承且

無賊證其人久淹獄底謂獄卒曰我固嘗爲盜却非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稍疏刑具有白金數千歲保叔塔上可往取之卒疑其給已賊曰無疑但往寺作少緣事托點塔燈盤桓其上便可覓矣卒始試往果得金大喜入獄以酒肉犒賊越數日又曰有酒器一甕寘侍郎橋下若令家人以籃盛衣洗橋畔取甕置籃覆以衣可得也卒又試往所得愈多復以酒肉相犒卒雖喜得財而未測賊意一夜賊謂卒曰欲暫出四更當復來決不爾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不負你設負你不來則

我所遺足爲爾失囚配罪之費有餘矣苟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縱之去坐以俟之憂念間聞簷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桎梏之甫且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勘鞫不承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二衣囊擲戶內而去卒驚取視皆黃白物也乃悟其夜賊盜張府之物以爲賂耳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奸也

宋時都城內有人家土庫中被盜絕無踪蹟一總轄

宋謂邏卒曰恐是市上弄狝孫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又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其伏鞠其由乃令胡孫自天窻而下取物或問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驚懼者多無唾可吐聊以試之幸中爾又一日總轄坐壩頭茶房有一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就買取盃飲之總轄遙見呼語曰我在此汝不得弄手段將執汝矣客慚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必奸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狹將爲僞者以易之爾一日

韓王府中失銀器數事掌器婢被賊傷手府尹趙從善命總轄捕之乃執掌器婢訊之具伏歸以白趙蓋婢與僕私乃竊器與之自以刃傷手詐稱有賊以掩之趙問何以知自傷其手曰傷在左手必自傷也以此詰婢中其情故不能諱也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爲隱語以欺外友如物不堅緻曰憨大暗換易物曰糊包兒蠢蠢人曰杓子朴實曰良頭白懶髓言杭俗澆薄語年甲則曰年末語居止則曰只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此皆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

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猝聆之竟不知為何等語
 也有曰四平市語者以一為憶多嬌二為耳邊風
 三為散秋香四為思鄉馬五為誤佳期六為柳搖
 金七為砌花臺八為霸陵橋九為救情郎十為舍
 利子小為消梨花大為朶朶雲老為落梅風諱低
 物為鞞以其足下物也復諱鞞為撒金錢則又義
 意全無徒以惑亂觀聽耳

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浩穰之區游手游食姦黠繁盛
 有所謂美人局以倡優姬妾引誘少年有櫃坊局
 以博戲關撲騙賺財物有水功德局以打點求乞
 脫瞞財貨有以偽易真者至以紙為衣以銅鉛為
 銀以土木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印鬼有剪脫
 衣服環佩荷包者謂之齋貼兒其他穿窬胥篋各
 有稱首至如頑徒攔街虎九條龍之類尤為市井
 之害今之風俗大抵仍之而插號稍異白手騙人
 謂之打滄水網夾剪衫袖以掏財物謂之剪綳撒
 潑無賴者謂之破落戶

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楊越之人耐暑
 註與能同李太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
 上天皆讀如能言人胸次不堪夷逞獨見以忤人

者曰戛莫音如列挈漢書戛莫而無志節言人愚
 不省事者曰儻魏萬詩五方造我語知我非儻癡
 亦曰憨隋書袁寶兒多憨態得寵憐言人猶與不
 前猛者曰墨尿音如眉癡蘊藉不躁暴者曰眠姪
 音如緬忝出列子又皮日休反招魂上曖昧而下
 墨尿言人進退不果曰佞音如熾臆司馬相如
 賤佗以佞柳子厚夢歸賦紛若倚而佞兮言
 事類煩不易作者曰鄭重法王莽傳非皇天所以
 鄭重符命之意言人無用者曰不中用史記始皇
 聞盧生竊議亡去怒曰吾將收天下書不中用者

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
 應又罵上為老狗言紛紜不靖曰海紅花蓋海紅
 花乃山茶之小者開時葩繁開故俗以為喻詈人
 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晉書前燕載記贊曰蠢茲
 雜種奕世彌日見人有不當意者曰嘴鼻金史宋
 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盱
 眙守將納合買佐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
 見買佐罵曰國家未常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
 如此嘴鼻也言人聆言不省曰耳邊風杜荀鶴詩
 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作事助力曰

阿瘡瘡武后時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
託衣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
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但忍痛不禁低聲唱
云勝靜不被打阿瘡瘡衝寒而肌粟卒起曰瘡瘡
韓退之鬪雞詩磔毛各瘡瘡日光微暖曰温暎王
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温暎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暎
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徽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
不爲名問何人曰阿誰訛爲兀誰劉先主破成都
置酒爲樂龐統諫曰伐人之國而樂之非仁也先
主怒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旣而悔曰向者之論

阿誰爲失統曰君臣皆失言人有病曰不快華佗
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又曰不耐煩庾炳之
傳爲人強恚而不耐煩俚語又言要不得蓋人有
病則嗜慾不遂要喫喫不得要行行不得意義雖
粗亦有可解遷居而隣友治具過飲曰暖屋亦曰
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言不潔曰塵糟
霍去病塵臯闌下注云盡死殺人爲塵糟蓋血汚
狼籍之意也詎人傭工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飢則
爲人客作飽食而已賤丈夫曰漢子比齊書何物
漢子與官不就女子及笄曰上頭而娼女初薦寢

於人亦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新賜雲鬟使上頭
呼女子之賤者曰丫頭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二
三草木穉而初萼者曰始花音如試月令柳始華
蟬始鳴註皆去聲言戲擾不已曰黻音如裏穉叔
夜書黻之不置稱善能營生者曰經紀唐滕王蔣
王皆好聚歛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
能經紀不須賜物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
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使樂戚小家子得幸大將
軍言日間小食曰點心唐史鄭倓夫人云我未及
餐爾且可點心言人作事無據者曰沒雕當又曰

沒巴鼻蘇長公詩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
使奸邪言人不通時宜者曰方頭陸魯望詩頭方
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事相邂逅曰豆湊
蓋鬪湊之訛也或言吳越風俗除日互擊炒豆交
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殆此語所從出歟事多褒
貶曰包彈蓋宋人以包孝肅多所彈劾故云包彈
畏憚之詞也言人虛偽不檢者曰樓頭蓋宋時何
家樓下多亡賴以濫惡物欺人其時有何樓之號
樓頭者蓋何樓之惡魁也言人舉止倉皇者曰麀
麀馬鹿蓋四物善駭見人則跳趨自竄故以爲喻

又曰鼠張猫勢亦此意也言人儀矩可喜者曰庸
峭音如波峭庸峭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
俏之意也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戚聲者如以秀爲鯽溜
以團爲突樂以精爲鯽令以俏爲鯽跳以孔爲窟
籠以盤爲勃蘭以鐸爲突落以窠爲窟陀以圈爲
窟樂以蒲爲鶻盧有以雙聲而包一字易爲隱語
以欺人者如以好爲現薩以醜爲懷五以罵爲雜
嗽以笑爲喜黎以肉爲直線以魚爲河戲以茶爲
汕老以酒爲海老以沒有爲埋夢以莫言爲稀謂

又有諱本語而巧爲俏語者如詬人嘲我曰溜牙
有謀未成曰掃興冷淡曰秋意無言默坐曰出神
言涉敗興曰殺風景言胡說曰扯淡或轉曰牽冷
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之遺未之改也

元時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皆殷富回回所居其娶
婦婚禮絕與中國不同雖婦女伯叔姊妹有所不
顧一日回回娶婦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
或攀緣簷檻窺牖者踏翻樓屋賓主婿婦一時皆
死此亦大異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曰賓
主滿堂懽閭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

壓落瓦碎今倒落沙泥驚都丁折今木屑飛揚玉
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魄
散魂消不能跨鳳兮筋斷骨折璞絲脫兮塵土昏
頭袖碎兮珠翠黯壓倒象鼻塌不見猫睛亮嗚呼
守白頭未及一朝賞黃花却在半餉移厨聚景園
中歇馬飛來峰上阿刺一聲絕無聞哀哉樹倒胡
孫散阿老瓦倒刺沙別都丁木僕非皆回回小名
故借音及之象鼻猫睛其貌也毳絲頭袖其服色
也阿刺其語也聚景園回回塚在焉飛來峰猿猴
往來之處也

宋時靈隱寺緇徒甚衆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
賣舖店人家婦女往往皆僧外宅也常有僧慕一
婦人不得其門而入每日歸寺必買胭脂果餅之
屬在手顧盼不已如是久之婦人默會其意語其
良人設計誘之漸至謔笑僧喜甚謂可諧矣婦人
曰良人在奈何僧盡捐衣鉢使之經商數日果見
整裝尅日戒行僧於是日到其家呼酒設饌獻酬
交錯已而婦令先解衣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
忽叩門甚急婦人曰良人必有遺忘而歸矣僧皇
遽不知所爲婦曰有空籠可避僧亟竄入籠中婦

遂鑰之僧不敢喘動與夫昇於遠路迨曉邏卒見之昇於官府啓鑰則一髡裸體在焉京尹遠尚書笑曰是爲人所誘耳勿問復鑰籠投諸江

靈隱寺僧明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箇秃奴脩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王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宋時湖州一士人攜妻至杭訪親泊舟鹽橋河下士人語妻曰我去借轎來迎汝我或不來當令轎夫持紫衫來爲證汝可卽來也士人去未踰時有一轎攜紫衫至妻乃登轎而去入一寺中有少年指引曰官人在此隨之而入深巷數曲有小室少年去巾乃僧也婦驚呼僧以刃挾止之復引入一土窟階級深下七八曲窟內方廣十丈許上有小窻透明窻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疊高阜阜上復有

墻窟中四壁以木板裝嵌有椅桌床帳裊禱飲食之具先有婦女三十三人皆有姿色至夜有僧行二十餘人至此每數日則置宴歡飲群婦私相語多是宦家妻妾有居此數十年者老者病者則相次引去亦時有新至者蓋婦被引入寺先於別室居宿數日乃至此則裸然群通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群婦問之乃某太守全家候差臨安因觀燈於人叢中與婢相失被一士人引至此乃僧也在其私室宿十夜矣于是諸婦日夕切齒謀脫身無計每日有二三僧居守一夕止一僧守之婦

問故云各僧送喪過海明日方歸群婦遂謀遁有三四婦勇健者伺僧睡熟啓關而出至窟外逾墻得達大路離臨安城五里一婦頗知路名訪問歸家陳告于府府大驚時孝宗內禪明日放赦府尹即部百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群婦召主牧領府尹至寺時衆僧方歸置宴窟中初亦眊然不察三婦之遁也湖州士人妻因得歸蓋其夫初在舟語妻時僧已瞰舟有美婦往來岸邊竊聞其語遂以紫衫并轎舁婦而去初有一婢隨行至郊外轎去如飛婢遂失後不知所往初府尹捕僧時詰其老

者病者言引出皆殺之瘞于寺後掘出骸骨三十餘副金帛亦不貲云。

宋時有士人候差臨安一日與妻聯輿出市并叢禰處停輿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士人執輿夫至官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來門外乃其妻也云初被人扛去時已非原輿夫矣約行數里入大門長廊下暗室中出輿詢問官人輿夫曰且入內一僧迎之心疑退步僧自後推之乃大呼僧挽拽而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數曲入暗室扃閉甚嚴略無人聲雖鐘聲亦覺甚遠坐久微覺明僧攜

酒殺至憂忿不能飲食每日兩次送飯暮則攜酒強之飲就同寢一日僧出忘扃戶行出暗巷中遙望燈明甚遠至則觀音堂長明燈也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帕上金錢落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足上成卍字文復回入室月餘僧力疲意闌婦泣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念爾本分又可商量一夕合之達旦天微明引出登輿送至此也士人訴臨安府時趙師霁尹府值亢旱祈禱明日行香集僧衆日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觀音皆請來此若此寺觀音有感當申請寺主加號賜紫

行童皆給度牒備榜遍掛明日輻輳迎至果有身
繫金錢絡索足有川字文者遂集合寺僧行會士
人妻於簾內窺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
戮於市

高宗時趙待制子繡尹臨安府方畱意元宵張燈甚
盛游人繁夥有亡賴子造五色印于人叢中印婦
人衣印文云我憐你你有我白衣用黑印青衣者
用黃印鬧市中殊不覺也次日視之方駭雖貴官
良養無不含羞點汗事聞於趙趙素以彈壓自負
即命總轄捕索之督責甚嚴捕者乞勿張皇更寬

一夕可以計獲趙許之即于牙僧處假數婢飾為
村婦出遊自後視之至喧鬧處亡賴果如前所為
俱就執縛其為首者乃睦親宅宗子也素號攔街
虎府尹以叔父行戒云俟坐衙即押來不得言是
宗子遂命左右以巨筆答之雖叫呼竟若不聞須
臾榜苑趙即自劾得旨放免時人服其剛決云
柳洲寺側有花圃曰清暉宋時慈福宮別墅也一璫
守之慶元戊午夏璫移卅乘涼垂釣圃外聞僧房
中有婦人謔笑聲密覘之乃僧挾婦而嚙其頸也
遣人物色見肩輿在門詢之其僕云乃六房王中

此僧稱漢高祖之世
不許言及杖殺之乃
心河府尹僅以徒
佩其辜耶

奉宅眷璫翌日訪王問曰令閣昨到柳洲寺乎王曰家間有小緣事躬往耳璫具白其事王驚怒驗其頸果然遂聞於官府尹趙師弄逮僧得實乃僧訝其爽約而嚙之僧坐徒婦人杖而離之

孫元規知杭州號為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灸頂求化施利山積公命捕得美女數人遂寘於法又有僧醉臥道上為邏者所擒公問為僧而飲何也對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與酒一壺一引而醺公令扶歸戒勿侵侮僧明日聲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溷迹於此不幸為此子所識不可復留跣跌而逝

紹興間崇新門外鹿苑寺殿帥楊存中郡王所建以處北地流僧一歲元宵婦女闐隘有將官妻攜其女入寺觀燈乃為數僧邀入密室盛酒饌奉款沉醉殺其母而畱其女女亦不敢舉聲及半年二僧皆以事出女獨畱室中倚窻見園外一卒治地女因呼卒至窻語以前事托令往報其父卒如言而往將官密以告楊帥遂遣人報寺約來日修齋至日楊帥到寺僧行俱候見王命每一僧以二卒擒之搜出其女認二僧斬之毀其寺盡逐諸髡至元十八年詔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道經盡

真息曲也何不妄
妄印

行燒毀道士受佛經者為僧不為僧者娶妻為民
時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璉真伽自至元二十
二年至二十四年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
者昔之孤山寺也棄道為僧者七八百人皆掛冠
于上末福寺帝師殿梁間而飛來峰石壁皆鑿佛
像王元章詩云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鑑湖天
長觀有道士為僧者獻觀於總統云賀知章倚托
史彌遠聲勢將寺改觀乞復原日寺額楊髡從其
語真可笑也

元時臨平明因寺尼刹也豪僧往來多投是寺每至
則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主苦之於是專飾一寮
以貯尼之淫濫者供客僧不時之需名曰尼站寺
內有宋仁烈皇后手書眾生自度佛不能度欲正
其心先誠其意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罪從心生還
從心滅三十二字

南宋時杭州人物湊集詐為百端有富少年劉某者
湖州人攜資巨萬寓居城中聞隣壁日奏音樂詢
其店主對曰此湖南張安撫宅眷安撫往蘇州勾
當未回又無正室亦無男子諸妾肆歡樂耳劉遂
動念店主穴壁隙令劉窺見諸妾皆妙色也劉詢

店主欲造之店主許諾云門婆處須得三百千方
可入也劉如數勿吝既往留連累日忽傳報安撫
回矣劉倉卒不得出匿床下安撫升廳諸妾以次
拜訖備問家事一小童曰侍郎出後一劉官人在
此款宿尚在房中安撫大怒索之以出劉拜伏請
罪安撫怒罵書牒送臨安府管家婆等再三拜懇
不許劉窘甚請店主謀之盡以所攜金帛贖罪入
獄領劉歸別寓劉既罄然後訪知其故乃店主瞰
劉資貨之富謀集諸娼僞爲安撫宅眷以欺之也
詔之官竟無益焉又岳州方山長隨父通判寓臨

安偶如廁忽小門中一女子捧水盥手延茶方
娼家隨女子入坐閣中茶罷忽一婢倉皇報曰官
人來也方匿床下官人入閣少坐畧檢點而去方
出問女子此何人女曰此乃曾侍郎宅官人乃侍
郎妾乃直閤妾也妾慕官人少年故奉邀茶話耳
方始驚非妓館意欲出女子強留與合未及綢繆
忽一嫗入室大聲叱罵群至捕縛將解官方驚跪
求免遣僕取金帛千緡求脫得釋翼日再訪之即
無曾侍郎宅此室乃曾皇城空房有客僦之居月
餘去矣

鹽橋富室李省者販鹽出必經年紹興元年省與同業六七人出旦四年弗反且無音耗其家絕憂之有與李善者謂其妻曰同業數客盡歸不應獨後得非墮於非命乎宜往占之妻歷訪十數肆皆云不吉慟哭而歸召僧建道場招魂掛服聞空中泣聲甚哀出視之見李在渺茫烟霧間宛如存日詢問幼稚婢妾且云賴汝薦拔獲離苦難明日妻買地造塚備極勞費又一月李泛舟達江口原不死也黥鬼依人而見幻徃徃如此

朱思彥淳熙初知臨安鈎校官物得押錄高生侵盜

狀其妻尤貪冒時高事上府先擒其妻置獄中高歸廷詰之復不遜思彥怒并係之日加緝訊一夕丞定囚二人泣訴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思彥燕客未散遂破械使竄明日丞詣思彥言高爲胥長而夫妻盜沒且對長官咆哮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名已困憊不能應竊便宜出之比至家俱死幸不殞獄下不必彰聞其子亦願斂瘞矣失於專擅此情悚然思彥喜丞之嫉惡同已且處事委曲無跡致辭謝迨反室復念彼罪不致死一旦并命豈不累已正不然將有陰

謹自是寢食不安遂見二鬼裸形披髮篁痕遍體
挽衣號曰我罪不過徒隸乃淪冥塗非得爾往地
下辯証決無相捨理思彥噤不能對遂感疾二鬼
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思彥告之故且曰不忍一時
之憤悔不可言丞笑曰兩人實不死吾憫其困而
脫之給以亡告耳思彥驚曰若是則見形者爲何
人丞曰憂疑太過所致即呼高夫妻拜庭下思彥
豁然疾愈命高復故役焉

淳熙初王良佐者居觀橋下初爲細民負擔販油後
家道小康夫婦奉佛施捨無虛日一日焚香見塔

影七層黃碧璀璨金書三字曰保叔塔乃捐資脩
塔塑其夫婦像於第一層或云王少年係獄逢巨
盜同牢款密因語王曰我行盜殺人無生理有金
銀甚多埋保叔塔下悉以贈君我伏法日幸收骸
骨高原廣作佛事則我瞑目矣王出獄果得金銀
塔下故假塔影以蓋其事云

包宏齋恢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郊臺精神老健賈
似道問之意必有攝養奇術恢曰有一服丸子藥
乃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叩之恢徐徐曰恢吃了
五十年獨睡丸滿座大笑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

而啖食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荅曰吃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家華色充肌粗快則祇爲糟粕填塞腸胃耳又一老人爲予言一生臨食祇啖其半常畱有餘不盡之心蓋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未見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嗟乎人能服獨睡丸五十年而又以服食法自輔庶乎不夭其所生矣

京師人魯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關下忘攜錢行解衣質於庫見主人如舊熟識者思之而未得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言及之蓋數年前

所嘗見丐者也其人本豪民遭亂家破與妻行乞于市使三子拾楊梅核椎取其實以賣少子常見一白鼠在聚核下歸語父父戒曰明日往捕之得而貨於禽戲者必直數百錢勿失也迨旦毋與偕行至故處果見鼠逐之及湧金門墻下入穴中毋立不去遣子歸取錘斫地深可二尺望鼠尾猶可見俄得一青石揭去之下有大甕白金滿中遽奔告其父父至不敢取亟詣府自列願以半入官而乞廂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銀五千兩即日買屋以居而用其錢爲子本遂成富家即庫中主人也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魏子正上官公
祿往臨安觀南郊，舍於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
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
臨去，云：「明日暫過家，問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
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閣，五輅四人同出，
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
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知在此也？』」還到省門，
百覺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
也。且笑且嘆，因信一憇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夢
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邁參選，欠去官誥，
但存印紙，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曰：「此事
無碍否？」胥曰：「朝公大夫董公邁失一官誥，印紙在
也。不碍。」侍郎覺其謔侮，杖一百，罷之。蓋俗有舞十
般癩云：「一般癩來，一般癩，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
碍。」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爲戲云。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假。
有時相古朴問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
應云：「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
也。」蓋用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元時浙省廣濟庫歲以富戶司出納延祐間有富戶
侵用官資無以爲償府判王某素殘忍乃拘其妻
妾子女命以小舟載之西湖趨逐遊人收其買姦
錢納官鮮于伯機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
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金錢強
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負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
短去匆匆鴛鴦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
令桑濮歌行露其後王判之子孫有爲娼流天之
施報何其捷哉

寶祐間馬光祖尹臨安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福

王府訟民不入賃房錢民云房漏光祖判云晴則
鷓鴣鳴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房錢直待九
祖任滿臨安一士子踰牆盜入室女事覺光祖試
踰牆樓處子詩士人揮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
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情樓謝砌方潛度韓香
已暗偷有情生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
知漢獄囚王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喜之判
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
妻也合當雄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
記取冰人是馬公遂令女子歸生爲妻且厚贈之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處士田大年者予伯父也。個儻工詩嘗有與友人夜坐詩云鷄黍論交信有期。不期而會暮冬時。繡屏入夜香圍席。碧浪搖春酒滿卮。星亂銅盆頻剪燭。唾霏玉屑互評詩。情深不計更籌盡。月過梅梢第幾枝。詞致清婉他作類此。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幽怪傳疑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城西蘭若夜半聞扣扉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比隣答之謂生日吾且見子過門也心私悅焉欲諧伉儷有此私奔恐家人覺之姑暫歸矣生意淫蕩強畱入室遂止宿焉自慶以為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往復為常居數月寺僧視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言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嘆曰昨一

官員有女才色艷麗選充內庭病卒權殯西廊三年矣曩嘗出蠱行客汝遇得非是乎且吾隣並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禍且及矣生惑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窻間得一詩云西湖着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吊落暉昔日燕鶯曾共語今宵鸞鳳嘆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濕衣寄與吳郎休負我為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懼

翌日遂行

宋時有邢鳳者字君瑞寓居西湖有堂曰此君水竹幽雅常宴息其中一日獨坐見一美女度竹而來

鳳意為人家宅眷將起避之女遽呼曰君瑞毋避

我有詩奉觀乃吟曰娉婷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

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衣虛度五秋霜鳳聽

罷亦口占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

僊壇此君堂上雲深處應與蕭郎駕綵鸞女曰予

心子意彼此相同奈夙數未及當期五年君來守

土相會於鳳凰山下君如不爽千萬相尋言訖不

見後五年邢隨兄鎮杭乃思前約具舟泛湖默念

間忽聞湖浦鳴榔遙見一美人駕小舟舉手招之

曰君瑞信人也方舟相叙曰妾西湖水僊也千里

做鬼也風流和鳳
之語

不違約君情良厚矣君瑞喜躍過舟蕩入湖心人
舟俱沒後人常見鳳與採蓮女遊蕩於清風明月
之下或歌或笑出沒無時焉
嘉祐中沈邁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
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
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
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曰沈幾蚤
有子知杭州取因悲咽歎嘆衆潛審其言氣非俗
流使人蹟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
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舊朋乎

蔡京初登第為錢唐縣尉進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
道人狀貌甚偉求見京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
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
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
乎京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
京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幸勿言
京意其奸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為尉願匿之然無
可奈何展轉至三更且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
漸眾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欲就床擒之或曰
恐非損床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京大恐起坐

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閉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搗竹紙數萬番之聲鷄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興謝曰某乃車四元也賴公賒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公當貴躬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京拒不受強語乾衣之術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京唯以其說傳中子脩京死家竄廣西以其術致富

紹興間秦檜有施全之變詔以親兵五百衛之每日

更番有王立者材武過人嗜酒博不自給因深冬直宿竊嘆曰負材如此乃饑寒死耶覘得府側墜僊橋香燭舖周氏物貨克溢遂起不良之念次日下番至夜半密俟于周所將踰垣忽見前戶半啓俄而一婦人攜一囊出付之云可速行我繼至也立甚喜卽負囊趨出婦人從後呼云當投北行何爲他徃立不得已轉北疾走此婦速追及細視之曰誤矣卽君可以囊見還立不聽粹婦於地解布巾勒其吭背之而行至三聖橋氣絕急縋以石沉

之河還家五鼓矣所得皆首飾布服外有銀會五十千分寄所知無復踪蹟自此日漸渴飽軍中隊將愛立材武優其差役令充赤山衙操一日醉中過赤山衙忽見軍中舊隣婦當壚忘其久故與叙間闊共飲婦問立會娶否答曰未也婦笑曰兒郎如許胡爲祇是亡賴我有弱女子配汝可乎立唯唯婦因出女視之姿態甚媚欣然允之曰俟擇吉納禮且當告假畢姻也未幾立遣幣完親數日挈歸寨中忽舍傍垣毀隊將躬往視之過其門時立已出赤山矣婦因潑水誤污將衣將怒問誰所屈

左右以立對將曰立何爲有此即入視其婦室退謂左右曰王立衙操回勿令還家徑押來見迫暮立醉歸衆皆謂將治其污衣之罪也將屏衆密呼立謂之曰汝嘗有負于心乎立曰無所負又叩之曰汝毋自隱吾觀汝有冤隨之當以實告不然禍將及矣立懼不得已具說周氏事將曰是矣汝之婦非人乃鬼也精神尚強但俟時索命耳立驚曰爲之柰何將曰吾與子一符今日俟其寢粘其額上則本來面目見矣蓋隊將深於道術者也立得符歸待婦如常且強與之飲食良久就寢立急以

符粘其額忽見神入驅婦尸起立長丈許舌出垂地俄而不見立驚仆隊將已知之命人扶立至點名廳前令人守衛之翌日稍甦但癡情謔語不復如常將曰若等視之踰月則免難矣亡何軍人因請糧不及守衛立即躍起向倉前衆人中作婦人拜云某原是鎮江人在周氏作婢與舖中掌事約欲竄歸被王立害於非命告諸人爲證時周氏失婢事已聞官至是不勞案治而立竟伏辜

紹興間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媪爲題詩云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乳血運斤巧匠斲削成

劍脊半開魚尾刃五湖僊子多竒致欲駕僊舟探僊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有士人應試請僊問得失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又有降僊於杭泮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并跨海也須覆雨更番雲或以功名爲問答曰朝經暮史無閒日北屐南鞭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

益嘗記女僊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
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窻和雨夢梨花松
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
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
水漣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又宋
慶之寓永嘉適逢七夕學徒釀飲有僧法辨者在
焉辨善五言每以八然爲說時人號爲辨八然酒
邊一士致僊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
之漫云姑置此但求七夕新詞箕復請韻宋指辨
云以八然爲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

橋僊一闕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
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
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
甚時結煞又李和父云向常于貴家觀降僊叩其
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冠玉帶落
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
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爲淵聖在天之
靈也

錢唐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
光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拔金釵以

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遁神遂至此耳遁母見某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起行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空穴中推出金牌六面拾而懷之窺見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塞穴口誌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踪跡仍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也指金牌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覬覦其人驚覺而去

紹興間吳山大井往往有落水溺死者董太尉得之率眾製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僅可下汲桶遂無投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曰你出錢人只怕壞了活人我幾時捉替得托生是不可謂無鬼也今吳山井幹皆以大方石架之則又非董太尉之舊矣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妍麗見人殊不驚懼小聲嚶嚶可辯自言玉真娘子也

偶至此亦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
壁爲小龕居之晨夕香火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
好事者徃徃求觀必輸百錢方啓龕至是絡繹家
遂小康至暮年飛去不知所在

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潮前期二夕江干民間空
中語曰當死於橋者數百皆兇淫不孝之人其有
名未果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
應聲者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一
人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鄰橋數家夢皆同次日
觀潮橋上人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急勸使

去人以爲妖妄不信須臾潮至驚濤壞橋壓溺死
數百人旣而訪其死者平昔皆不逞輩也

董表儀家住沙河塘欲撤屋掘土術者言太歲方不
可興工董不信旣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塊漫漫然
人言即太歲也董甚悔惡投諸河後亦無禍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
傳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
或配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
而西泠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
方能禍福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

神號凜凜乎有搖手觸禁之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即向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浼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日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

騶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於內是日即安妥如初觀此則杭人之信五通自宋已然矣夫瞰其亡而奪之位歸又力爭真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徇僞牒之吏則其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嫚虐見其廟輒毀之凡數十所斧其像而火之溺之或投之廁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

聞者皆掩耳而走愚民之不可曉如此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扇店主乃與一
新扇道人感之題詩扇板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
握清風然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
塵題畢擲扇而板厚數寸墨跡直透於背觀者紛
紛賣扇比常十倍遂致富未幾道士復來以袖拂
之字滅不見

五雲山志逢大師一日閒坐忽見神降于前曰吾護
戒神也師有小過不敢不告逢曰吾有何過神曰
每日滌鉢水亦施主擔來師每棄之當有疾矣言

訖不見遂患胃疾十三年而沒

張居士者宋朝都吏也與妻馮氏俱好道嘗建輔真
道院於湖墅家住脩文坊扇子巷內設輔真道院
藥局濟人一日設齋百分先期散俵子至日賫此
赴齋臨期止收九十九俵子齋訖此心終不滿後
因往輔真道院見所塑鐵拐僊上有一俵子題云
特來赴齋見我不采空腹而歸俵縛我拐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鶯歌花湖船
回家分送隣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
買得一壓被孩兒歸置屏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日

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
許暫偃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
未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
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
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
環女密置箱篋明日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
忽見壓被孩兒左臂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卧
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
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怨一
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
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賈府
不三四年賈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舊宅
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
鬟年可約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
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
女咲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隣君自不識爾源試挑
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畱宿焉明且辭去夜則復來
如此月餘問其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

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
綠芳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
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柰何以婢妾待
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
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但冥
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
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棋年十
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
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
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

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
爲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爲
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
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
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
與我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
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
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
矣面壁而化源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
娶投靈隱寺爲僧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
滿身疥癩謁齋衆惡不潔勉與齋罷曰此宅有鬼
氣宜書符厭之索黃絹三尺畫一墨圈如大盤寘
之壁間而去衆人笑之欲搗去忽見墨圈中一點
通明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蓋天師降也似
道又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裾襪
襪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
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
將鉢力舉之不動啓於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
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

僊降臨而不識也其曰綿州者蓋木綿庵之兆云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
錄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
吹擊遂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爲天花墜壓
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大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祖
師云自傳法以來有辭即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
若此有天丁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敷陳
所奏始得騰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
勅命不許受宋國章表但其辭意虔切難以抑遏
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下界公事稠

西漢志卷三
古
衆中見真君引致一神人衣粧皆如天帝但簪下
辮髮耳有十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
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付汝執掌神人祇拜而
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子謂某言宋國曆數
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後至元丙
子革命方與人言之

萬松嶺上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
年盛夏因納涼四鼓未寢行人已絕忽見黃衣卒
領二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
又一青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欲入金紫者難
之其卒曰彼已承當如何不去追之乃俛首而入
後二人曰彥通早聽吾言當不至是是夜劉家生
三犬陳言其事劉育之稍長呼彥通則奔走而前
竟莫知爲何人也

弘治間旬宣街有少年子徐景春者春日遊湖山至
斷橋時日迨暮矣路逢一美人一小環同行景
春悅之前揖而問曰娘子何故至此答曰妾頃與
親戚同遊玉泉士子雜還遂失所憫惻索途耳景
春曰娘子貴宅何所答曰湖墅臣族孔氏二姐也
景春遂送之以往及門強景春入曰家無至親郎

君不棄暫寄一宿何如景春入喜遂入宿焉備極
繾綣以雙魚扇墜為贈明日隣人張世傑者見景
春於塚間扶之歸其父訪之乃孔氏女淑芳之墓
也告于官發之其崇絕焉

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六卷



此女不更何必卷之

通雅